

中国
古典
诗词
名篇
分类
鉴赏
辞典

主 编 夏传才
副主编 朱宏恢
徐荣街
徐瑞岳

中国古典诗词名篇分类鉴赏辞典



主 编 夏传才
副主编 朱宏恢
徐荣街
徐瑞岳

中国
古典
诗词
名篇
分类
鉴赏
辞典

责任编辑 王德福 张 真
装帧设计 肖新生

中国古典诗词名篇分类鉴赏辞典

主编 夏传才

副主编 朱宏恢 徐荣街 徐瑞岳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1.25 字数 1889 千字

1991年4月第一版 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200 册

ISBN7—81021—422—5

I·43

定价:25 元

《中国古典诗词名篇分类鉴赏辞典》

撰稿人（按姓氏笔划排列）：

| | | | | | | | |
|-----|-----|-----|-----|-----|-----|-----|-----|
| 丁赋生 | 于 莉 | 于盛庭 | 马兴荣 | 马清江 | 王大均 | 王广亚 | 王广超 |
| 王长华 | 王文龙 | 王步高 | 王运熙 | 王明堂 | 王宗庆 | 王烟生 | 王积秀 |
| 王恩宗 | 王晓春 | 王德保 | 王穆之 | 王柏兵 | 牛庆泉 | 王凤录 | 王卞惠 |
| 文清扬 | 孔凡华 | 卢开宇 | 卢兴基 | 叶维四 | 田 耒 | 田乘鐸 | 冯树纯 |
| 冯善保 | 朱千波 | 朱安群 | 朱宏恢 | 朱金才 | 朱恒泰 | 朱野坪 | 朱嘉耀 |
| 任正富 | 许 总 | 许 结 | 许洪展 | 刘世潭 | 刘崇德 | 刘维俊 | 孙 晨 |
| 孙永森 | 孙秀荣 | 孙映遼 | 孙晓莉 | 李 山 | 李 敏 | 李 彬 | 李庆军 |
| 李旭明 | 李耐忠 | 李春楨 | 李景华 | 李程骅 | 李颖主 | 李德身 | 李 明 |
| 杨 栋 | 杨明浩 | 杨海明 | 杨新我 | 吴 帆 | 吴 昊 | 吴企明 | 吴伟斌 |
| 吴汝煜 | 吴调公 | 吴振清 | 肖庆元 | 余明侠 | 何永康 | 何满子 | 汪 天 |
| 沈伟民 | 沈慧云 | 宋 伟 | 宋立民 | 陈 洪 | 陈大庆 | 陈建生 | 陆 坚 |
| 陆家桂 | 迟崇起 | 邵迎武 | 张 庆 | 张 真 | 张大友 | 张士超 | 张士魁 |
| 张子卿 | 张永钦 | 张汉清 | 张成扬 | 张仲谋 | 张秀芬 | 张菊华 | 迪 夫 |
| 林一顺 | 尚继愚 | 罗 建 | 周 明 | 周广秀 | 周月亮 | 周庆基 | 周 岷 |
| 季俊秋 | 单书安 | 郑伟国 | 郑学攷 | 胡中勤 | 胡可先 | 胡相峰 | 郝建国 |
| 郝敬训 | 赵 朕 | 赵凤琴 | 赵兴堂 | 赵兴勤 | 赵清华 | 赵 铸 | 钟 陵 |
| 钟来因 | 袁宝玉 | 夏 凤 | 夏传才 | 赵 顾 | 徐永端 | 徐放鸣 | 徐荣街 |
| 徐瑞岳 | 殷义祥 | 钱仓水 | 钱仲联 | 钱锡生 | 高永年 | 席家尚 | 唐圭璋 |
| 唐治忠 | 唐满先 | 陶今雁 | 曹所元 | 黄 健 | 萧哲庵 | 章备福 | 唐 进 |
| 韩维钧 | 韩斌生 | 葛长森 | 傅丽英 | 谢志梅 | 路雪彩 | 蔡 真 | 韩 世 |
| 樊德三 | 霍松林 | 薛屹峰 | 魏 崇 | 魏嘉璠 | | | 蔡世华 |

责任编辑：王德福 张 真

凡 例

- 一、本辞典共收古典诗词 1253 首,并按内容分二十大类。
- 二、本辞典所收诗词一般按作者生卒年代的先后排列。
- 三、本辞典原则上于每首诗词后配缀鉴赏文章一篇,撰稿人在篇后署名。
- 四、本辞典书前系篇目分类索引,书后系篇目笔画索引,以供检索。
- 五、本辞典书后附作者小传,以供参考。

序 言

夏传才

中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丰富多采,千姿百态,绚丽夺目。在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大诗人如璀璨的星座光耀宇宙,无数辉煌的篇章传诵四海。尽管星转月移,人世沧桑,社会经过多次巨变,而中国古典诗歌已象血液溶汇于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而流传不衰。它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不朽的文化遗产,整个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古典诗歌的体制经过多次重大演变。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以《诗经》为代表的周诗,基本上是四言体。战国时期的《楚辞》上承《诗经》而又突破四言句式,完成了以六言为主体兼以杂言的“骚体”。汉诗上承《诗》、“骚”,融汇乐府民歌,发展为五言诗;魏晋南北朝又发展为七言诗。到唐代,随着辉煌的封建文化的发展,又形成严格的格律诗——律诗和律体绝句。宋代上承唐、五代,发展了词这种长短句参差的新的诗体。元、明又发展了散曲。现代新诗则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体的又一次必然的发展变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只是格律严谨的律诗和律体绝句,是一大误解。中国古典诗歌包括诗、词、曲三大种类,曲有各种曲调,词有不同词牌,即以诗而论,也有四言、骚体、乐府、古风、律诗和绝句;律诗有五律和七律,绝句有五绝和七绝,又分律绝和古绝。所以,古典诗歌不仅有各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其艺术形式也是多样的,各种风格、流派和艺术形式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虽经过多次重大变化,而它的基本特点被一直继承下来。这些特点是语言精练、韵律优美、节奏鲜明、句式整齐。它的精练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往往短短几行、二三十个字,就生动地表现出深厚的情感,勾画出鲜明的画面,而且含蕴无穷,意味深长,因而百读不厌。它的韵律和节奏,能够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加上整齐的句式,更便于记忆和传诵,因而能够广泛流传。学习它的这些长处,对我们丰富和发展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是大有益处的。而且,任何一种新诗体产生和流行,并不排斥旧诗体的运用。我国古代大诗人无一不是众体兼备的大家,直至现当代,许多伟大人物和新文豪仍喜欢写旧体诗词抒情言志。这说明古典诗词的艺术形式,在一定的题材范围

内还可以使用，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可以成为一个时期的主要样式，而当旧形式还可以表现某些题材时，老枝也可再放新蕾，百花争妍满园春，古调新声仍动人。

诗歌毕竟以意为主，以情感人。不论采取何种艺术形式，命意不高，抒情不挚，决难成为上品。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长期深入人心，在于它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激荡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客观世界和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发挥它们“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虽然古典诗词抒发古人在彼时彼地的情志，但那些千古传诵的名篇，是从几千年来多如恒河沙数的作品中由历代亿万人们筛选出来的，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大多与后世以及今时今地的人们在思想感情上有相通或相似之处。例如，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正义的歌颂，对邪恶的愤懑，对爱情的追求，对友谊的怀念，对祖国山川和大自然中美好事物的赞美，对人们生活中欢乐、忧伤、失意、苦闷、闲适等等各种情趣和情绪的描绘，仍会使我们感到亲切。我们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可以从内容丰富多采的古典诗歌中找到与自己心灵共鸣的篇章，给我们以激励，以慰藉，以鼓舞，使我们或击节哦吟，或饮泣长叹；它的高尚的理想，优美的情操，使我们可以寄托情怀，陶冶心性，因而，这些作品具有常新的、永恒的生命。

传世的古典诗词众多，千余年来，历代都编选出版各种类型的选本；近年来，更如雨后春笋。这些选本，或诗、或词、或曲，各取一体，或唐、或宋、或元明，各取一代，故以断代为多。也有通史式和众体兼备的选本，则多为高等学校教材之用，选篇较少。编选一部起于《诗经》止于清末的古典诗词选本，从名篇中再作精选，荟萃历代各种体裁、各种风格和流派的佳作于一册，同时按照题材和主题分类，每篇附有赏析指要文字，这对普及古典诗词名篇，帮助广大社会读者鉴赏，提高人民审美水平，略窥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和演变，了解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和嬗递，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编选这样一部分类鉴赏的通史式选本，也便于读者按内容分类集中阅读、比较鉴赏和翻检使用。

编选和撰写这样一部辞书有三大问题。首先是选篇，即选定条目的问题。古典诗歌传世篇章数量丰富，历代都有众多名篇，只能从其中再作筛选，这样难免有遗珠之憾，或有取舍不当之误。既是汇萃一册的选本，为篇幅所限，鉴于曲的数量较少，其影响也不如诗、词，故予割爱，只选先秦至清代的诗、词。

二是赏析的角度和水平不一的问题。自古“诗无达诂”、“诗无定

话”。同一首诗词，由于鉴赏者着眼点不同，所站立的角度不同，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写赏析文字的人功底素养不一，认识有深有浅，手笔有高有低。因此，所选的诗词都是经过历代检验的典范性名篇，而赏析文章却只能是一家之言。

三是分类问题。按诗词的题材或主题分类，是选本学的一大难题。过去按题材标类，如山水诗、边塞诗、讽喻诗、艳情诗、咏史诗、咏物诗等，多是单类标举，把全部诗词统筹分类则难。分类少，将有许多作品无所归属，而且检索使用不便。分类过细，象古人那样分为部、类、门、目多达数百，各篇作品内容交叉，必将难定归属，而且难免繁琐芜杂，用于摘句固可，选篇则不宜。经过反复研究，吸取古今诸家之长，我们暂试分二十个部类，即：国家兴亡篇、民生疾苦篇、政治讽喻篇、战争风云篇、壮志豪情篇、抒怀感慨篇、情诗恋歌篇、妇女生活篇、亲情友谊篇、羁旅思乡篇、咏史怀古篇、山水风景篇、田园牧歌篇、时序节令篇、风花雪月篇、鸟兽虫鱼篇、哲理寓言篇、出世游仙篇、学习修身篇、论诗论艺篇。古典诗词内容繁富，这些部类并不能兼容无阙，恐仍有遗珠之憾。有的作品内容交叉，既可归入此类，又可归入彼类，见仁见智不同，只有就鉴赏者的理解有所侧重了。

下面，对试分的二十个部类略作探讨。

国家兴亡篇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为争取民族繁荣、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历史，是被侵略、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对外敌不屈不挠进行战斗的历史，是千百万爱国志士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历史。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这一特色，决定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主题之一。

从公元前六世纪以前产生的第一部诗集《诗经》，到二十世纪初革命民主派的爱国诗篇，在诗人们的诗行里沸腾着关怀祖国命运的火热的爱国激情。古老的诗篇《载驰》，塑造了一位贵族妇女勇赴国难的动人形象。屈原在他可与日月争光的诗篇中，表现了光明正直、忍辱负重、上下求索、虽九死犹未悔的报国思想，《诗》“骚”以后二千余年，不论是沉郁、苍凉的现实主义的吟咏，还是狂飙式的浪漫主义的讴歌，尽管诗人们出自不同的阶级、阶层，都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对爱国志士的赞颂，对建立幸福富强的中华的渴望，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优秀的精神素质，代代相传，而在各个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在国家兴盛发展的时期，取得国家政权的新兴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追求建立统一安定繁荣的新国家。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气概恢宏，表达了维护天下统一的壮志豪情。李世民重返昔日进行统一战争背水作战的战场，表抒济世之志：“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还陕抒怀》），抒发他的治国理想：“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重幸武功》）。争取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贯穿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如备受政治迫害的曹植仍满怀报国之志：“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李白诗：“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杜甫诗：“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咏怀》）；遭到贬谪的韩愈在流放途中仍念念不忘：“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许多大诗人渴望为国家服务，求取祖国统一、昌盛的挚切情怀溢于言表，抒发了他们空怀报国之志而不得施展才华的苦闷和至死不渝的追求。

当外敌侵略，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古典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更得到充分的发挥。诗人本人就是爱国志士，在国家残破的战争时期，李白投笔从戎，以抗战却敌的谢安自许：“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杜甫为国难奔波：“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自京赴奉先咏怀》）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激昂慷慨，气壮山河，表达了雪耻复仇、重整河山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之二）都深刻地表现了收复失地的理想。抗敌兵败被俘的文天祥持节不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秋瑾的“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刻画了她决心唤起民众，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以挽救民族危难的战斗精神。这些长期传诵的爱国诗篇悲壮慷慨，感人肺腑，千百年来激励着千百万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在国家兴亡的篇章里，遗民诗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主要指南宋和明末的遗民在国家沦亡之后怀念故国的诗草。这些诗沉郁悲凉，含蕴着誓死复国的决心，如南宋遗民郑思肖的《二砺》：“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明末遗民顾炎武牢记国难深仇：“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赠朱监纪》）归庄的诗则突出地描述国破家亡

的惨状,控诉残暴的民族压迫:“城隍一旦驰铁骑,街衢十泪流膏血。白昼啾啾闻鬼哭,乌鸢蝇蚋食人肉。一二遗黎命如丝,又为伪官迫偃头半秃。”(《悲昆山》)众多的遗民诗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族斗争。

有一部分抒写亡国之痛的诗词出自封建统治阶级之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南唐亡国皇帝李煜的词,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都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名篇。一个脱离人民、屈辱投降的亡国皇帝对故国的怀恋,当然谈不到有爱国主义精神,但他的词真实地抒写了亡国的悲痛和对故国往昔情事的忆念,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体现了人们某种共有的情绪,而且在艺术上自然真率,语言明净,情挚意切,形象生动,概括性高,感染力强,所以仍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千百年来广为人们喜爱和传诵。

民生疾苦篇

同情人民的疾苦,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躏的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人民的形象和人民苦难生活的描绘,是古典诗人的一个重要主题,为此他们创作了无数传世名篇。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豳风·七月》真实地反映了西周社会农奴一年四季的辛劳及其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生活。《魏风》的《硕鼠》和《伐檀》直接地抒发了人民大众对统治阶级的谴责和抗议。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表达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以后的历代诗人继承这光辉的传统,以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描绘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的疾苦,以深刻的艺术概括,刻画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民不聊生的图景。这里有战乱后的赤地千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这里有水旱灾害造成的惨剧:“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榆皮已尽草根枯,十丈溪河变成陆。”(赵元绍《米贵谣》)“千寻巨浪漫荒陲,落日西风闻鬼哭。”(孙蕙《安宜行》)有的写徭役使人民背乡离井:“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李白《古风》十四)有的写太平年月农民仍不得温饱:“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二月卖新丝,五月糶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聂夷中《咏田家》)

诗人的心灵与人民的脉搏一同跳动,他们为人民的苦难而悲愤,

揭露出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老农背脊晒欲裂，君王犹道深宫热。”（杨万里《白紵歌舞四时词》之一）这类诗行不胜枚举，诗人为劳动人民鸣不平，以强烈的对比，暴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诗人的笔直指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指出人民的苦难正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造成的。“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苏轼《鱼蛮子》）“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黄滔《书事》）“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残苛的压榨迫使人民屠宰耕牛，致使农村生产遭到破坏。官吏视民命如草芥，怨声载道：“去年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年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杜荀鹤《再经胡城县》）诗人为民请命，怒斥暴戾残忍的统治者，写下震撼千古的诗行：“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杜陵叟》）这些诗篇在人类史上将永远闪耀光辉。

政治讽喻篇

远在周代奴隶制社会，就把“三百篇”当谏书，政治讽喻是二《雅》的特色，“刺”，是诗的重要功能之一。虽然这些作者出身于贵族阶级，以挽救王权的衰颓为目的，意在劝谏统治者励精图治，但他们言辞激烈，或不加掩饰地直陈时弊，或直言不讳地对当权的君主和奸佞激烈地批判。《大雅》中的《板》、《荡》是代表篇章，它们痛斥君王和权臣昏庸荒淫，造成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国家衰败，从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诗经》开启了诗人干预政治，诗歌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先河，从屈原到近代优秀的诗人，都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人。

许多讽喻诗尖锐深刻地针砭时弊。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意图通过反映民生疾苦来唤起统治者的醒悟。如白氏的《轻肥》、《买花》、《红线毯》等等，其目的正如聂夷中《咏田家》所云：“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至于指向君王的荒淫无道、暴虐害民，则大多采取《大雅》中托古讽今的形式，以前朝的覆亡，作当代的鉴戒，直斥前代昏君暴君，暗喻今世君王。如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明说的是汉武帝穷兵黩武，暗喻的是唐明皇的开边政策。这样指桑骂槐的曲笔，在古代讽喻诗中是

很多的。

对于当权奸佞祸国殃民、昏愤荒淫，诗人们满怀义愤予以无情的鞭挞。杜甫的《丽人行》描述安史乱前杨氏兄妹骄奢淫逸的生活，绘出他们权倾一时、奢侈靡烂的丑态。诗人们讥刺那些位居高官者“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聂夷中《公子行》）之二；揭发边关武将不抗击侵略者却杀良邀功：“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已著劳；不斩单于诛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冯梦龙《塞下吟》）诗人谴责弄权误国的奸相罪大恶极，遗臭万年：“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刘子鞅《汴京纪事》之一）“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朱国桢《京师人为严嵩语》）这些充满正义感的对邪恶势力的憎恨，表现了诗人与人民同仇敌忾的义愤。

有一些诗篇的讽喻是含蓄的，词婉而讽。张祜《集灵台》写杨氏姊妹得宠，皇帝带头破坏礼制朝纲，却委婉写道：“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之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讽刺贵妃对奢侈生活的肆意追求。李商隐《北齐》（其一）则以历史上的亡国悲剧含而不露地讽谏统治者：“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国师入晋阳。”林升《题临安邸》又是一番感慨：“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南宋君臣沉溺于游乐而忘却国耻未雪、大敌当前。这些诗虽然没有激烈的言辞，不是正面的揭露，却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使人吟味无穷。

战争风云篇

相当数量的古典诗词选取战争题材，其中有战争风云的描写，有英勇战士的颂歌，以及对不同性质的战争表示不同的态度。

《秦风·无衣》是古老的军歌，反映了公元六世纪前战士响应国家召唤积极赴战、患难相共、同仇敌忾的气概。屈原的《国殇》赞扬为国捐躯的战士忠烈刚毅、永垂不朽。许多诗人都选取这个主题，歌颂在战斗中英勇建功的战士，如“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称许边防战士身经百战，誓破入侵之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之四）；赞扬将士的乐观精神和谦虚美德：“战苦军犹乐，功高将不骄”（皎然《从军行》之三）；歌颂将士为名垂青史而英勇鏖战、血染沙场的英雄本色：“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杨家玉《军中夜感》）。北朝

民歌《木兰辞》塑造了代父从军、凯旋归来的女英雄的光辉形象，千余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

对于战争风云，有许多生动的描写。写大军出征：“千旗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白旄若素霓，丹旗发朱光。”（曹丕《黎阳作》）表现了威武浩荡的军容和席卷一切的气势。写大军攻击敌阵：“佩刀一刺山为开，壮士大呼城欲摧。三军甲兵不知数，但见地动银山来。”（陆游《出塞曲》）唐代边塞诗派描写战斗和战地生活的诗，大多写得十分精采。如写大军破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之五）“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钱起《和张仆射塞下曲》）这些凯歌都洋溢着压倒敌人的气势和胜利的自豪。“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在这首诗里，葡萄美酒，夜光玉杯，马上的琵琶，血战的沙场，出征前的畅饮，交织成边塞风光和军营生活的画面，表现出战士的乐观精神和为国献身的豪情，令人击节，使人神往。

诗人们拥护反抗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诗人投笔从戎。唐代边塞诗人多在军中服务。陆游、辛弃疾也都曾参军抗敌。国耻未雪，山河未整，他们时刻留恋火热的战斗生活，希望重新效命疆场。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回忆昔日横戈跃马的豪情，诉说北伐壮志难酬的苦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些诗抒发了老战士深沉的感慨，情怀悲壮，催人泪下。

诗人们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坚决保卫疆土，制止侵略，打击罪魁祸首，争取实现和平。这个观点，在杜甫《前出塞》（之六）表达最清楚：“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李白《战城南》也写道：“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反对侵略战争的诗篇在古典诗词中甚多，或描写战祸对生产力的破坏，或描写征夫思妇的哀怨，或抗议强迫兵役的暴政，如“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当戍兵。”（韦庄《悯耕者》）“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诗》）其中有的诗匠心独运，颇具情趣：“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

壮志豪情篇

古典诗词中有一部分色彩鲜明、音调高昂的抒情诗章，表现了直

面人生的壮志豪情，促人鼓舞，促人振奋。它们或表述统一寰宇、安定天下的创业理想和为国家建功立业而积极进取的志向，或高歌蔑视权贵、鄙夷权威、不与黑暗腐朽势力妥协的反抗精神，或发抒为人民而不惜自我牺牲、为坚持正义而勇于献身的凛然气节。这些壮志豪情，气贯长虹，压倒山河，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人物的高尚情操。

曹操毕生为统一天下、重建开明的封建社会的理想抱负而奋斗，《步出夏门行》、《短歌行》表现了苍凉悲歌、顽强进取的志士胸怀，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建立丰功伟绩的雄心壮志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几乎是人人能诵的名句。农民革命领袖黄巢咏菊言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歌唱出他发动武装起义重整乾坤的雄心。“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剑诗》），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表抒其推翻清朝创建天国的理想，气吞山河的气概和他统率百万大军扫荡中原的气势是一致的。封建社会的许多知识分子，把为国家建立功勋与个人前途结合起来，表抒个人这方面的抱负，也属于这一类，如李贺《南园》（之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其中虽然包含着功名思想，高昂的英雄主义激情却是动人的。

伟大的人物胸怀宽阔，在被压抑、被埋没，以及遭遇坎坷、备受迫害的时候，仍然洋溢着自豪的情感，保持高洁的人格，不奉炎趋势，不同流合污。人民至今仍乐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的狂放不羁，表现为个性自由和人民的自豪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他在飘逸之中结合着苍凉，在豁达之中溶合着悲壮，在压抑之下爆发着反抗，在苦闷之中又跳荡着乐观向上的追求。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也反映在其他大诗人的作品中。如：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林则徐《塞外杂吟》之一：“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这些诗孤芳自赏，寄兴深远，苍凉深沉而又豪迈旷达。

为真理和正义事业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更为激励人心。“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陶渊明《读山海经》）“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志士慷慨赴难，视死如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狱中题壁》）

“英雄一入狱，天地欲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章炳麟《狱中赠邹容》）这些诗都表现了顶天立地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气节，至今仍使读者深受鼓舞。

抒怀感慨篇

封建制度使社会到处充满不平和不幸，有抱负者不得志，有才能者受压抑，正直者遭冷遇，抗争者被迫害。生活在那个黑暗时代的诗人，常常处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焦点，不能不引起内心感情的激动，感慨于怀，产生各种愁思之情、穷苦之言、悲愤之音、惋叹之声，合而形成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中也有一小部分不得意者，或由于改朝换代及内部倾轧，使他们丧失了统治地位，或在人生途程中遭遇了生离死别的某种不幸，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也可能写出发自内心的愁思之作。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感情也是真实的、深刻的，因而这些作品在一定条件下也能为读者所喜爱，也有其欣赏的价值。

抒写诗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之感慨的名篇当首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苍劲奔放的语言，抑郁不平之气，在广阔无垠的历史背景上，表现了诗人的胸怀大志而不为世用的凄凉情怀。李白《秋浦歌》（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抒写了壮志未酬人衰老的苦闷。被誉为杜甫集“七律第一”的《登高》，写登览所见秋江景色，倾吐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贺《浩歌》抒发愤世嫉俗而寄情于醇酒妇人的悲愤，《金铜仙人辞汉歌》则交融兴亡之感和身世之痛。李商隐《晚晴》、《安定城楼》表现了诗人被压抑的苦闷、惆怅，以及狷介的志向和对光明的追求。也有的诗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如陈与义《放歌行》（之一）借抒写宫女遭冷遇而顾影自怜的苦闷，倾泻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陆游写了许多烈火一样的爱国诗篇，也写过象《临安春雨初霁》这样隐晦哀惋的篇章，抒写年华虚掷、意志难伸的忧思。

诗人们有时也感慨岁月如流、浮生若梦，但其中并不乏情感健康、思想豁达之作。苏轼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澠池怀旧》），把人生感慨和豁达豪迈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诗人总认为人生是美好

的。欧阳修《戏答元珍》写远谪山乡的早春景象，寄寓寂寞愁闷中对大地春回的期待。辛弃疾词在哀怨感叹之中，仍以慷慨悲歌给人以鼓舞和希望，如《太常引》、《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鹧鸪天》（壮岁旌旗）都是发牢骚，实际感受很深，不仅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慨，而且发出愤怒的抗争之声。

还有一些诗词只写个人的离愁别绪、感时忆旧，但情挚意切，抒写深刻。这些感情的浪花，在人们的心灵里也激起不平静涟漪。李煜词《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写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写怀旧的哀痛。这类出自真情实感的缠绵凄凉的感慨，流露着沦落的悲叹和对美好生活的眷恋。如果撇开作者具体的历史地位，它们所表现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词，多写幽怨和闲愁，抒发人生的感慨。她的名篇很多，《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抒发一个孤独的妇女在佳节的寂寞之感，《声声慢》（寻寻觅觅）深刻地表现了国破家亡后的孀居之悲、沦落之苦、流亡之痛。这些诗词中的悲苦的音调，表面看来是作者个人的感情天地，实际上仍扎根在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上，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相似命运。人们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在人们的生活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悲慨、伤感、愁恨、苦闷、解脱和追求，只要它们出自生活中深切的感受，真诚地倾诉于笔端，不论它如奔泻的江河，还是如哽咽的细流，都是一定的社会矛盾的反映，能够在读者中觅到知音。

情诗恋歌篇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被作为我国第一部诗集的首篇，从此确立了情诗恋歌在文学中的“正统”地位。《国风》中的大量情诗恋歌，以真挚、热烈、纯朴、健康的歌唱，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爱情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典型情感，描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幸福的渴望、热烈的追求、相爱的喜悦、幽会的欢愉、相思的痛苦、失恋的哀伤、热恋中的波澜、个人意志与家庭的冲突，以及对礼教压迫的反抗。中国古典诗词继续这个传统，题材更加丰富，艺术水平更加提高，创作了大量名篇，凡属恋爱生活中所有的忧喜悲欢、离合变化，无不有所表现。

情诗恋歌的一部分是民歌，或与民歌有密切联系。屈原的《湘夫人》、《山鬼》都属于从民歌加工的《九歌》。汉乐府中的《有所思》是一个女子对变了心的情人爱与怨交织的倾诉，她回忆定情时的甜蜜实在难以与他决绝。《上邪》则用海誓山盟，表示她至死不渝的爱情。民间情诗

多用女性口吻，特点是大胆、朴实、热烈，语言平易自然。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文人，也常常学习乐府形式和采用代言体，如曹植《七哀诗》用一位女性口吻直抒对久别的丈夫的相思，李白的抒写相思苦的诗如《春思》等也是代言体。刘禹锡的爱情诗也用竹枝词和代言体，如《竹枝词（二首其一）》生动地抒写了少女初恋时希望与疑虑、欣喜与担忧相交织的复杂心理。欧阳修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也借鉴朴实明白的民歌形式，同样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文人抒写爱情的诗词不象民间歌诗那样直率大胆、炽烈奔放，但深沉含蕴、缠绵悱恻。李商隐是抒写相思的圣手，《夜雨寄北》曲折深婉，含蓄隽永，韵致深醇；《无题》诗又以凄苦的情调追念已经逝世的妻子，描写了男女间最纯洁、最高尚、最深挚的爱情。元稹是写悼亡诗的另一名家。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深婉挚着，感人至深。

在封建社会，人们纯洁幸福的爱情往往受到破坏，发生数不清的爱情悲剧，诗人们也常常以此为题材。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唐明皇和杨贵妃不幸的爱情故事，在讽喻统治者荒淫误国的同时，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歌颂了一个稀世的绝代佳人生死不贰的贤贞爱情。诗人们也以饱蘸泪水的笔尖抒写自己被摧残的爱情，如陆游的《钗头凤》词和《沈园》诗都写出人间至情，使人凄恻销魂。

宋词和清词中都有不少描写恋情的作品，称为“艳情词”，婉约、纤细，描写人们爱情生活中各种复杂、细腻和微妙的感情。如写少妇为离愁别恨所苦而难以排遣：“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写怀念伉俪闺情：“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性德《浣溪沙》）许多词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方法写相思，都能把抽象感情具体化，细致缠绵，各尽其妙。

爱情生活是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所共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同，固然使人们爱情生活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但人们的心性和情愫，常常有共通的东西，所以爱情诗篇能够为广大的读者所欣赏。

妇女生活篇

许多以女性为题材的成功之作，塑造了中国妇女美丽、智慧、勤劳、忠贞的动人形象，反映了从贵妇人到劳动妇女各阶层的妇女生活，尤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妇女不幸的命运。

美是女性的本质。诗人以妙手彩笔描绘女性的美丽。《卫风·硕